



山歌集

天 鷹 編

上海文化出版社

0.1
8

山 歌 集

天 鷹 編

上海文化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本書包括一百五十餘首山歌和一篇引論。一百五十餘首山歌都是關於表述民歌各種觀念方面的（說明勞動人民為什麼要唱山歌）。在引論裏，編者對什麼是山歌、勞動人民為什麼要唱山歌等問題做了解說。本書可作為文藝讀物，也可作為研究民歌的參考資料。

山 歌 集

天 鷹 編

*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上海河南中路137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七八號

廣 華 印 刷 廠 印 刷

上海圖書發行公司發行

*

書號：0044

字數：49,000 開本：787×1092 1/32

1955年9月第1版 195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張：2-10/16 印數：0001-7,000

定價：(6) 二角五分

目 次

引 論.....	1
肚裏山歌萬萬千.....	13
唱得蓮花朵朵開.....	19
種田郎辛苦唱山歌.....	23
無郎無妹不成歌.....	27
唱歌爲的是解憂愁.....	43
心中不服要唱歌.....	49
唱歌要唱解放歌.....	56
唱歌就要人馬多.....	61
山歌不光靠聲音.....	64
唱歌就問歌根事.....	71
後 記.....	78

引 論

在民歌裏面，有一部分表述關於民歌本身的歌，這些歌是反映人民對於民歌的各種觀念的；這部分歌在整個民歌中占有相當的數量，這裏經過作者編選，但編入本集的歌還有一百五十首以上。

民間的歌唱起源極早，在原始社會裏歌唱的情形，我們現在雖不能詳細知道^①，但當人類社會走入文明的初期——當時人類物質文明還仍然處在很貧乏的階段，人民的口頭創作却確實是極其發達的了。我們且不說被馬克思譽為在“在某種意義上還保存着一種規範和一種不可企及的標本底意義”的希臘的史詩；也不說早在二千年以前的我國古代已有輝煌的詩總集——詩經。我們只從（活的）人民口頭創作來說，根據我國各兄弟民族的情形看，歌唱^②不但為人人所愛好，而且

① 根據格羅塞對原始民族情況的考察，原始民族的歌唱的性質和形式雖然極其簡陋，但歌唱在他們的生活中却佔着極重要的地位。“每一個愛斯基摩人都有他自己作的曲調和自作的歌辭”。“澳洲老人們對於唱歌，和水手們咀嚼煙草一樣。簡直是家常便飯，他怒也唱，喜也唱，餓也唱，倘若飲酒，如果沒有飲到爛醉如泥的時候，就更加唱得厲害。”

② 這裏所謂歌唱，是指即興而唱的人民口頭創作。

爲人人所掌握，歌唱成了他們生活中一個不可缺少的部分。一直到現代，人民已經唱了幾千萬年的歌，他們對於自己的這一歷史悠久的事業，不會沒有深厚的感情的；他們對事物的觀念既然常常通過民歌來表達，那末對於民歌本身的種種看法，自然也會在民歌的形式中表現出來。所以這一部分的民歌，也和其他部分的民歌一樣，有它悠遠的歷史。雖然在歷史上這類歌被記錄的爲數不多，但這並不說明這類歌在民間流行的數量也很少，這只要看極大多數都是近幾年所搜集記錄的編入本集的一百多首歌就可知道了。

在歷史上，這類歌被記錄得最早的要算詩經魏風裏的詩“園有桃”篇中的“心之憂兮，我歌且謠”；陳風裏的詩“東門之池”篇中的“彼美淑姬，可與晤歌”；也是陳風裏的“墓門”篇中的“夫也不良，歌以訊之”了。此後，在漢魏樂府的“悲歌”篇中有“悲歌可以當哭”；南朝樂府的“大子夜歌”篇中有“歌謠數百首，子夜最可憐”；又“採蓮童曲”篇中有“扣機命童侶，齊聲採蓮歌”“不持歌作樂，爲持解愁思”等等。這些都表達了古代歌者對歌唱的見解，說明了他們爲什麼要歌唱。從上舉的例看，他們唱歌第一是爲了“心之憂兮”“當哭”“解愁思”；第二是爲了男女之間表達情意“彼美淑姬，可與晤歌”。

在本集中我們所輯錄的，僅限於最近幾十年內所記錄的歌，其中很多都是解放之後所搜集的。

在我們談本集中所輯錄的這部分民歌的內容以前，先要把我們在集中所常常間隔使用的“山歌”“民歌”“歌謠”三個概念的含義，作一簡略的說明。“山歌”“民歌”“歌謠”的含義

是同一的呢，還是有所不同呢？它們的不同究竟在什麼地方呢？下面作者就個人對這問題的了解，試作一界說。

“山歌”，依“辭海”中所註，說是“榜人、農夫、牧童、樵子所唱之歌也”。註中又引了清黃遵憲所採錄的一首歌：“催人出門鷄亂啼，送人離別水東西，挽水西流想無法，從今不養五更鷄”，說“山歌之風，大致如此”。根據“辭海”編者的解釋，那末：第一山歌是勞動者所唱的歌；第二山歌的內容一般都是情歌。

“山歌”是那一階層所唱的歌，這是歷來不成問題的；至於山歌所包含的內容範圍，却有過某些爭論。記得一九二四年前後的“歌謠周刊”上有過討論。討論者大概有這樣幾種主張：（一）山歌是情歌；（二）山歌是秧歌；（三）山歌是指山野間所唱的歌。這三種主張，孰是孰否？好像“歌謠周刊”上是沒有最後的結論的（因手頭無此書，無法考實）。

這三種主張，古人也都說過的，清顧張思著的土風錄關於山歌的一條中，引用過明人葉盛和陸容的兩隻記事，葉盛在他的“水東日記”中記吳越人唱山歌的風俗說：“吳人耕作或舟行之勞，多謳歌以自適，名唱山歌。”那就是說“山歌”是一種與勞動相關聯的歌，和主張是“秧歌”的是一個看法。陸容在“菽園雜記”中說：“吳越間好唱山歌，大率多道男女情致而已。”那就是主張“山歌”是情歌的。土風錄中又引白樂天的詩：“山歌猿獨叫”，“豈無山歌與村笛”。李益詩：“山歌聞竹枝”。於是說：“蓋謂山野之歌。”

其實這三種主張是並不衝突，而是互相補充的。上述一

些作者他們在親身體察中只看見一個方面，於是就用這一方面概括山歌的全體，所以都不免是一種片面性的見解。

從收集在本集的歌中，我們可以明白，在民間，山歌的概念包含着怎樣的內容：山歌是包括情歌的，如山歌中有“條條山歌妹有份，一條冒妹唱唔成”。當然所謂“條條山歌”是指山歌中情歌的多，並不是說山歌就只是情歌^①。山歌也包括一部分勞動歌^②，如山歌中有“種田郎辛苦唱山歌”“蹣跚稻來要唱歌”等等。除此之外，山歌中也還包含其他許多內容，如爲了調劑生活而唱的“唱歌爲的是解憂愁”；又如爲了不平而唱的“我有山歌大家唱，天下事體真荒唐……”。在人民革命戰爭中，山歌又被用來替革命服務，唱新的內容，如紅色根據地的山歌：“山歌愛唱革命歌，先唱妹子送阿哥，三唱打倒國民黨，四唱紅軍勝利多。”

就上所述，可以看出，從內容範圍來說，山歌的範圍是並不狹窄的，但山歌就其自己的體裁來說，也有一定的界限，山

① 情歌是山歌中最多的一類，這大概是千真萬確的。這也是主張山歌是情歌的人多的一個原因，除本文中已說的外，如清黃遵憲也說：“土人舊有山歌，多男女相思之辭。”明馮夢龍編的“山歌”，也都是情歌，可見他也把山歌只當作情歌的。

② 說一部分勞動歌，是因爲有一部分勞動歌不能包括在山歌中，如和勞動動作結合得十分緊密，在緊張的勞動中呼喊的有腔無字的“打稊號”“打夯號”等。

所謂包括情歌，包括勞動歌，當然不是說山歌就是情歌，就是勞動歌，反過來也不能說情歌、勞動歌就只是山歌。山歌僅是其中的一體而已。以情歌來說，它也可以是各種各樣的小調、俗曲。

歌一般是抒情的，比較短小，其中“四句頭山歌”為數尤多。其歌唱的場合，一般的說（當然只是一般的，這裏不可能有個絕對的界限），是在山野之間。所以江蘇的青浦、松江、蘇州、無錫一帶就稱為“田山歌”（或稱“喊山歌”），浙江也稱為“田頭山歌”，也就是說山歌是種田人在田間勞動時唱的。不但勞動類的歌在田野中唱，情歌一般也是在田野中唱的，在山歌中有很多說到這一點的，如“山頭唱歌山下聽”“郎在外橋喊山歌”等。“青海民歌選”的編者後記中有這樣的一段記載：“‘花兒’的內容多半是情歌，所以叫做野曲。舊時當地習俗在家裏唱‘花兒’是‘禁忌’，說‘家有老小，不唱‘花兒’”。●再我們從山歌的一般聲音高亢來看，也可以知道山歌是適宜於野外唱的，山歌中也有：“郎唱山歌響銅鈴”“二十五里聽見郎打歌”等。

民歌，從範圍上來說，它是比山歌更廣泛的一個概念，它是包括山歌在內的一切民間歌唱的形式，如小調，歌頌英雄和歷史故事的長篇敘事詩歌，祭祀、婚宴等的儀式歌，以及各民族的各種各樣的載歌載舞的歌調等等。除此之外，這二個概念也還有一些區別：山歌是一個歷史性的名字，早在宋吳僧文

- 在西北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九月出版的“花兒選”一書裏，作者對“花兒”的介紹中也說到同樣的情況：“花兒因為是以情歌為主的緣故，因此，只限於田野和山林裏唱，不能在莊子和家裏唱。更不能與自己的直系親屬和有點血親輩屬關係的人在一起唱。尤其是花兒特別盛行的地方，如甘肅河州、青海同仁、循化一帶，那就更嚴格了。據說蘭州至河州這條路上經過賀家山時，在路旁的一棵老樹上掛着一個羊頭，表示過客們如果在這裏要是漫上幾句花兒的話，便罰你一頭羊。”

瑩湘山野錄一書中，已有過記載：“錢武肅還鄉省瑩龍，延故老，於席自唱還鄉歌，時父老雖聞歌進酒，都不之曉。武肅再酌酒，高揭吳喉，唱山歌以見意，歌闌，合聲磨贊。”（引自“辭源”）錢武肅事出在五代，那末“山歌”之名至今至少已有一千多年的歷史了。假若我們從上引的唐代兩位詩人——白居易、李益的詩中說到的“山歌”名字算起，那末時間還要久遠。由此可見，“山歌”這一概念，是純粹出於民間的，是勞動人民對於自己所唱的某一類歌的稱呼。而“民歌”這一概念，就無歷史可查，大約是近世民間歌謠研究者對民間歌唱的一種概稱。“民間歌謠”這一概念，是由兩部分組成的，即“歌”與“謠”，“民歌”就是和“民謠”的一種相對的稱呼。

歌謠，這是一個比民歌又廣泛一層的概念，那就是說，歌謠除了包括民歌之外，還包括了民謠部分。歌謠這個名稱，也是一個較古老的出之於民間的概念。這只要從前面所舉的魏風中“既歌且謠”和南朝樂府中的“歌謠數百種”句看，就可知道了。

上面我們簡略的說明了“山歌”“民歌”“歌謠”三個概念的含義，下面我們說一說人民對於山歌的看法，從本集所輯錄的山歌來研究，可以分開下列幾點來談：

第一，人民對於歌唱是無限熱愛的，幾千年來的歌唱傳統，使山歌在民間成為那麼深入人心的東西，山歌和人民的生活那麼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山歌像是魔力一般地用不窮盡的力量的泉源，灌溉着勞動者的心靈。使他們艱難而貧困的生活充滿了詩意的光輝。山歌在民間的廣泛流傳，說明了人民

精神生活的豐富。

人民對山歌的深情厚愛，在下面所舉的幾首歌中表現得很充分：

一

講起唱歌我又愛，
睡到半夜爬起來，
衣服不穿撿起來，
鞋子不穿拖起來。

二

說唱歌，心喜歡，
今夜裏，冒米磨，
揸起瓜杓去借米，
放下瓜杓又唱歌。

這二首歌把他們唱歌的迫切心情，寫得多麼活現。一講起唱歌，連衣鞋都顧不上穿了。第二首歌更表明了即使眼前有斷炊之憂，也是阻止不了他們唱歌的熱情的。這原是因為唱歌有忘憂的力量，在現實生活中得不到的東西，歌唱裏往往能夠給予情感上的滿足。

在人民的觀念中，歌唱是強而有力的。有一類描述歌唱力量的歌中，簡直把歌唱看成是一種魔術，這大概和原始時代的巫歌不無關係。如湖南有首民歌：

唱得好來唱得乖，
唱得蓮花朵朵開，
唱得青山團團轉，
唱得小妹挨攏來。

這種對於歌唱有強大力量的觀念，不僅僅表現在民歌中，在人民的日常生活中也可以看到。“蒙古民歌集”的編者在關於採集的幾點說明裏，對蒙古人民相信民歌感動力的偉大，有如下的記載：“……甚至當大駱駝不要小駱駝羔時，也還要用悲切的調子向大駱駝唱，直到這歌聲把大駱駝感動得落下眼淚，給小駱駝羔吃奶時，才肯停止。”發表在“民間文藝集刊”第一冊上的馬可同志的一封信“談談採錄少數民族音樂”的信中，說到根據他自身的經驗，“相信這是真的”。因為在十年前他上蒙古地區時，聽到了不少高亢而纏綿的草原歌唱，的確看到了他們愛唱歌到了如癡如醉的地步。

人民對於唱歌這樣熱愛，相信唱歌有如此大的力量，所以他們對於唱歌的才能十分看重。許多兄弟民族中，歌唱能手都被人們視為英雄，受大家尊重。全國有許多地方都有山歌比賽的事情，比賽中被人打敗認為是莫大的恥辱，所以舊時常有因比賽而打了起來的。

歌唱能手對自己肚裏歌多，也頗引以為榮，如湖南民歌中有：

你的山歌沒有我的多，
我的山歌牛毛多，
唱了三年三個月，
還沒有唱完一隻牛耳朵。

說起唱歌，口氣都是很大的。本集裏這類歌說到山歌都是用“穀籮”裝，“船”載，“騾”馱的，他們肚內山歌之多，可以想見。這類歌大致都是歌唱能手在開始唱歌時作為開場白唱的：

或者是在雙方對歌時作為序幕而歌的。他們怎樣開始他們的歌唱的呢？在“民間文藝集刊”第二冊裏，關於蒙古人民對歌開始的情況，有這麼一段記載：“……在宴會、節日或其他集會場合，在蒙古包裏或包外，參加者常常分成兩個陣營，每一陣營推出他們最出色的歌手，走進場中，他手裏揮着一塊手帕或別的什麼，兩隻腳按着音樂的節奏一頓一頓的踩着地，以一種自然形態的姿勢扭動起來，同時唱道：

要說我唱歌的本領啊，
你們誰也比不過。
踩在我腳下的地皮，
我的歌能穿它一個窟窿；
擋在我面前的牆壁，
我的歌能穿它個通明。

.....

這時對方的歌手搶過來唱道：

呸！你的本領算什麼！
說我的給你聽聽：
我唱歌的時候，
你還在娘懷裏吃奶；
我唱的時候，
你才剛剛學會發聲。
我唱的時候，
河裏的蛤蟆都要閉住嘴；
我唱的時候，
樹上的鶯雀都不敢作聲。

.....

當然，這不過才是‘通名報姓’的階段，下面就開始了正式的交鋒。”

第二，有些資產階級的學者，常常把民間歌謠說成只是一種隨便胡謔的幾句“村言俚語”，是一種沒有什麼意識的東西。這種說法顯然是想降低民間歌謠的思想內容。在本集的一些歌中，我們可以看出，人民唱歌都是有目的的，他們的歌是在各種各樣的生活實踐中產生的。按照他們自己的講法，他們唱山歌有如下一些原因：

1. 爲了解除勞動中的疲勞，激勵勞動情緒，增進勞動效能的。如歌中有“種田郎辛苦唱山歌”“響號不打水不流”等句，就是表明這種意思的。這在現實生活中也可以找得到不少例子，如“湖北民歌選集”中編者曾記錄勞動者對於勞動歌的能效所說的話：“不喊號子，碓就打不起勁”，“不趕歌子（趕是唱的意思），車起水來腳都提得慢些”。有些地區到現在還遺留着古代集體勞動和勞動時集體歌唱的習慣，如鄂西一帶農民在邀約伙伴下田薅草時，一般都不說“到我家薅草去”，而說“到我家打鑼去”。薅草時由一人領唱或輪流領唱，大家和着，唱得高興時，就大家比賽，看那個唱得最好又薅得最好，在吃飯時，大家特別爲勝利者多敬幾杯酒，表示敬意。

2. 爲了表達愛情，互通情意的。如歌中有“唱個山歌試妹心”“山歌動搖姐的心”等等。這類歌在山歌數量最多，這前面已有談到，這裏不多舉例。

3. 勞動人民在舊社會裏深受壓迫，雖然終年勞動，創造了物質財富，但卻被封建統治階級剝削得衣食不周，經常爲生

活擔憂。歌唱就成了解除憂愁的工具。如歌中有“唱歌爲的是解憂愁”；“三天不把山歌唱，三歲孩兒白了頭”。山歌的這重含義，怕自人類走入了階級社會以後就有了的。前面所舉的詩經和樂府的詩例，也大多是屬於這方面的。

4. 爲了反映階級關係的不滿的。如歌中有“心中不服要唱歌”；“我有山歌大家唱，天下事體真荒唐，有錢人家綾羅綢緞疊箱底，窮苦人家芋布衣衫難落當。”

此外，本集中還編入了幾首“亂說歌”。這類歌大致是講一些不可能的和倒轉過來的事，如：“不打鼓，不打鑼，聽我唱個白嘴歌：先養我，後養哥，養了弟弟才養我；早上看見貓生蛋，下午看見飯煮鍋；一個啞吧會唱戲，聾子聽見笑呵呵；瞎子來把戲目看，氣得河裏石頭滾上坡。”過去的民歌研究者一般只把它看作純粹的滑稽歌，很少有人研究過它的思想內容。作者每當看到這類歌時，總感到雖然在字面上看都是怪誕不經之言，但民歌作者創作這類歌卻不會僅僅只是引人一笑而已。通過嘻笑之間，我們却彷彿可以看到後面還隱藏着一副憎惡現存秩序的嚴厲的面孔。人民希望現存秩序能夠倒轉過來，正面的意思用反面的言語表達出來了。把這類歌和其他類民歌，如反映階級關係不滿的歌聯系起來研究，似乎更可以明白這一點。

編入本集的民歌中說到山歌內容的，雖然大致只有這幾類，實際上民間山歌的豐富複雜的內容，決不是這幾類能包括的。因爲山歌是人民生活的反映，生活是複雜多樣的，反映到山歌裏的內容也同樣會是多種多樣的。歷史上人民生活中的

新現象，山歌總是很敏感地容納在自己的形體中。本集中的“唱歌要唱解放歌”，就是例子。

第三，在民間文藝的領域中，如童話、童謠、傳說、故事等中，我們常常可以看到人民企圖對各種自然現象的起源加以解釋，因為在遠古時代和封建時代的鄙塞的農村裏，有許多事物人民是無法了解的，但這些事物對他們的日常生活關係很大，他們不能不要求明瞭它們的根底，因此這些暫時還不可能了解的事物就常常激發起他們的想像，由此就產生了各種各樣解釋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的傳說、故事等。山歌也一樣，對於人民的生活既然這樣有着緊密的關連，它的根底當然也是人民所要找尋的。本集中一首湘西苗族盤歌“唱歌就問歌根事”，就是企圖作這種解釋的。歌中說：“……歌爺壬申四月養，歌娘辛亥七月生，歌爺麻田七姊妹，七人姊妹唱歌文，歌爺原是田家子，歌娘原是許夫人，天仙大帝為媒正，他倆夫妻得成婚，成親已有三年久，他的兒子有二人，大的叫做田廣子，田廣田是第二人。……”

要說明事物的根源，往往需要較長的話，用山歌表達就有些困難，所以這類歌看到的不多。但關於山歌起源的傳說，在民間却是很多的。

本集中還有些歌是關於山歌作法和唱法的，這裏我們就不再論述了。讀者在研究這些歌時，當可得到更多得多的東西，編者僅把自己所染感到的意思，寫出來作為本書的引子，以供讀本書的讀者參考。

肚裏山歌萬萬千

我的山歌牛毛多

你的山歌沒有我的多，
我的山歌牛毛多，
唱了三年三個月，
還沒有唱完一隻牛耳朵。

（湖南）

我的山歌幾穀籬

你的山歌沒有我的多，
我的山歌幾穀籬，
穀籬底下有個洞，
唱的沒有漏的多。

（湖南）

肚裏山歌萬萬千

一把芭蕉撒上天，
肚裏山歌萬萬千，
南京打到北京轉，